

花海寄乡愁

杨亚伟

当车子驶入丰县华山镇苇子坑路段，风里悄然飘来一缕似曾相识的甜香。我攥紧车窗的手微微一松——30载光阴像被按下重播键，当年那个身穿藏青夹克、裤腿沾着泥在果园里穿梭的年轻身影，竟在这春日的风里，与此刻鬓染霜华的自己撞了个满怀。

老友说，要看丰县的春，得从套楼的老梨园起步。车刚拐进林间小道，我便被猝不及防的白撞得心头一震。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岑参写的是北国的雪，可此刻眼前的梨花，分明是把江南的春雪揉碎了，泼洒在这黄河故道的沙土地上。阳光穿过花隙，在柏油路上织出满地碎金，风一吹，花瓣便如蝶般蹁跹，落在肩头，像故人递来的一杯温酒。不觉间想起苏轼那句“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”，当年他在徐州看的梨花，怕也不及这老梨园的浩荡。

老友指着一棵歪脖子梨树笑道：“这树比你我年纪都大，当年你在镇上工作时领着大伙在这园里上科技培训课，我们累了就曾靠在这树上歇脚！”我伸手抚过粗糙的树干，树皮上的纹路像极了岁月掌纹，那些被果农期盼、果园琐事填满的日子，竟被一朵梨花轻轻叩开了门。

顺着梨花的指引往南，大沙河镇梨园便铺展在眼前。这里的梨花更显浩荡，连风里都裹着清甜的梨香。在这片万亩梨园里，几百年树龄的老梨树苍劲挺拔，枝丫间的白花却娇嫩得像初生的婴儿，粗砺与柔媚在枝头交织，像极了丰县人刚柔并济的性子。

我们登上大沙河堤极目远眺，漫无边际的白顺着故道延伸，与远处的蓝天相接。正午的日光穿过花层，把细碎的金粉泼洒在花海上，原本素净的梨花竟泛着温润的光，风过处，花浪翻涌，似有千万只白蝶在晴光里振翅。那一刻我恍然明白，黄河故道的沙土地为何能孕育这般盛景——它接纳过洪水的肆虐，承载过饥荒的苦难，却始终把最柔软的部分留给春天，就像这里的人，历经沧桑，却永远对生活抱着热望。

转个弯便到了宋楼镇，这儿的的风里多了几分桃花的艳。如果说梨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白衣隐士，那宋楼的桃花便是仗剑走天涯的红裙侠女。漫山遍野的粉，从河岸一直烧到坡顶，连空气都染成了蜜色。我想起崔护的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，心中却觉得这句诗里藏着的怅惘，在眼前的春日里显得有些多余。这里的桃花从不是为了等待某个人开的，它们是为了这黄河故道的沙，为了这大沙河的水，为了世代在这里耕耘的农人，热热闹闹地开着，开得坦荡，开得磊落。田埂上，一位老农正蹲在桃树下抽烟，见我们拍照，便笑着递来一枝桃花：“尝尝？这花泡蜂蜜水，败火。”我接过花枝，指尖触到花瓣的柔软，才真正明了什么是“春深似海”——那不是文人笔下的虚浮辞藻，是农人把汗水种进泥土，待春风一吹，便长出满世界的繁华。

车过孙楼时，油菜花的黄铺天盖地而来。如果说梨花是诗，桃花是画，那么这儿的油菜花便是最质朴

的歌。它们不像桃李那样矜贵，田埂边、沟渠旁，甚至废弃的砖窑上，只要有一寸泥土，就能开出一片金黄。耳畔蓦然浮起杨万里的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，忽见田埂上几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正举着网兜追一只白蝴蝶，那身影和记忆里的某个片段重叠，竟让我湿了眼眶。

遥想当年，一纸调令让我满心不舍地收拾行囊辞别故乡——作为党员干部，服从安排是本分，只是没想到，这一去便是半生。在异乡的霓虹里奔波时，我总以为远方才有风景，却忽略了故乡的土地上，藏着最动人的诗行。就像这油菜花，没有桃李的艳，却用最朴素的黄，把整个春天滋养得丰盈饱满。

暮色四合，我们驱车回城。车窗里不断倒退的花影，像一场关于青春的默片。原来，所谓的故乡从不是一个地理坐标，而是藏在心底的一片花海，只要春风一吹，便会漫过所有的旧时光，让你在某个瞬间懂得什么是归处，什么是心安。那些曾被忽略的梨花、桃花、油菜花，其实都是时光埋下的伏笔。岁岁春风如约，它们如期盛放，以最沉静的姿态轻声诉说：人生就像这花事，有梨花的清雅，有桃花的热烈，也有油菜花的质朴，每一种姿态，都是生命的馈赠。

风又起了，隐约还能闻到身后的花香。我知道，从此往后每一个春天，我的梦里都会飘着故乡的花香，那是故乡写给游子的信，用最绚烂的花事，说最朴素的情话：故乡的春，永远为你盛开。

洋妮

梅权

洋妮，并不是什么外国姑娘，而是一位女店主的小名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：“生在山东枣庄，嫁到江苏徐州，我们那儿习惯把女孩叫作‘某某妮’，于是，我就成了别人嘴里的‘洋妮’。”

洋妮是姥姥一手带大的，12岁才回到父母身边，父母像最亲的陌生人。重男轻女的母亲只盼她赶紧学会摊煎饼，将来嫁个家境殷实的好人家。可洋妮心里给自己设计的人生，才不是做个天天围着锅台转的“黄脸婆”。

14岁学裁剪，15岁上街发小广告。不到16岁时，为了打工，瘦小的她体检时套上肥大的外套，兜里一边塞半块砖头增加重量。如此这般，洋妮总算是离开黄土地，进了山东一家造纸厂做工。那里的活是真辛苦，可她说：“每到发工资时，看着手中的钞票，就觉得一切都值。”

手里有了积蓄，洋妮那颗不安分的心开始折腾：辞去工厂的工作，清晨在早餐店卖包子，晚上则去饭店打工。后来，她忽然想起一句老话：“千金在手，不如一技之长。”于是，怀揣着攒下的钱，到南京学习美容按摩。提起当年这个决定，她的表情有些得意洋洋：“哪个女人不爱美？哪个妇女不腰疼？只要手艺硬，还怕没饭吃？”

我这个中年妇女，就是因为偏头疼和脸上痘痘常驻，经朋友推荐找到她的。她打量一番，直言道：“你太阳穴血管突出，做泄血疗法，保管你舒服。”消毒、扎针、拔罐，15分钟后，洋妮咋呼上了：“看看你这血都成啥样子啦？不头疼才怪呢。还有你这脸，典型的青春不在，痘痘在。”

我转头一瞧，吓了一跳：罐里一团胶状、暗红的东西在微微颤动。妈呀！平时流水似的血，怎么成这个样子啦？晚上，头痛真就减轻不少。后来，又做一次泄血，头痛大为好转；至于艾灸祛痘，疗效神奇，“战痘”取得完全胜利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周去洋妮那儿保养身体，去的次数多了，被她侃得一愣一愣的，仿佛调理身体不重要，听她讲故事、抖“包袱”才是目的。

洋妮不但说得好看，做事情同样精彩。她儿子是个一米八多的大帅哥，却偏科厉害，数理化不在话下，

英语、政治嘛，在他眼中是“拦路虎”。儿子高考这条路该怎么走，考验洋妮的关键时刻到了。只见她天天往学校跑，跟班主任反复沟通；回家后，手机被她翻得发烫，笔记写满一大本；又在床上翻来覆去琢磨好几天。最后洋妮嘴一抿，干脆利落地宣布：“咱们就报考南京一家学院的智能光电专业，虽然不是本科，但它是工程师订单班，就业稳当。不能光考虑面子，上大学也不是目的，好就业才是硬道理。”

7月上旬，录取通知书如一只蝴蝶，飞到洋妮手里。她悬着的心落地了，第二天就给儿子找了份洗车场的假期工。那可是7月的天啊！虽然才早上8点多，盛夏的太阳已经毫不客气地泼洒下来。明晃晃的日光在路面、墙头、玻璃上反射出刺眼的亮光。人走在路上，阳光直晒后背，没一会儿就冒汗，连影子都被晒得又短又清晰。洋妮，心狠着呐。

2025年的徐州，高温天长得吓人，整整35天！小伙子愣是一天假没请，每晚带着一身白花花汗碱回家。洋妮虽心疼，只默默端上精心做好的饭菜，叮嘱儿子早点睡觉，却半句不提请假歇两天的话。两个多月下来，老板连连赞，还额外多给了些工钱。

紧接着，洋妮又带儿子参加慈善活动，给户外工作者送水。我曾经通过手机问帅哥：“那么热的天，仅有的休息时间，妈妈还让你参加慈善活动，埋怨她吗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带着阳光的味道：“我从小就跟着妈妈做公益，见过劳动者的辛苦，更见过人与人互相帮衬的温暖。公益让我学会了怎么跟人打交道，也养成了乐观的心态。妈妈是在用行动告诉我：我这辈子，唯一的依靠，就是自己……”

在陪伴儿子成长的日子，洋妮渐渐懂得了为人父母的不易，内心渐渐柔软，慢慢与童年的自己和解。她开始惦念日渐衰老的父母，经常接他们来徐州小住。

某日，和当初介绍我与洋妮认识的朋友闲聊，朋友快人快语道：“人家都40多岁啦，你还一口一个‘妮’地叫着，合适吗？”可若不叫洋妮，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，才安帖。

鸢飞寄情

——读清代文学家富察敦崇《儿童好玩》有感

陈美韞

翻开书页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帧童趣盎然的画面：一个红衣男童正仰头拽着线轴，掌心攥紧的棉线拉成一道轻盈的弧线，连着天际那只彩蝶风筝。这情景让我忆起儿时的江南农村：清明前，田垄间的麦苗青青，满眼都是鲜嫩的绿意，油菜花铺成一片明黄的海，田埂边的紫云英攒着细碎的粉紫。孩子们仰着头、拉着风筝线在田间小路上奔跑，春风荡漾，风筝高飞，红扑扑的小脸挂满了欢笑。

不久前，我们排练了一首女声二声部合唱《村居》：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当两个声部的旋律交织，像杨柳枝在春风里垂条拂岸、彼此缠绕，高声部清甜如枝头新绿，低声部温润似堤边春水，和声里流淌着江南春日的柔婉，唱到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时，高低音错落起伏，正如高高低低的风筝在云间翩跹，让人沉醉在春的明媚里。

风筝源起春秋，墨子制木鸢为雏形；东汉造纸术后，始成纸鸢；五代时鸢首加竹笛，风入有声，方得名风筝……十年前，我参观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时，见识了琳琅满目的风筝品类：硬翅类的仙鹤风筝双翼挺拔，软翅类的蝴蝶风筝羽翼轻盈，还在馆内视频中看到了串式的龙头蜈蚣风筝，一节节龙骨绵延数十米，最大的“章鱼风筝”足有三层楼高，展开时铺天盖地，十几位壮汉合力拉着绳索逆风奔跑，待风灌满巨大的伞状气囊，它才晃着长尾缓缓升空，场面颇为壮观。

前年清明节前，我与先生在汉王水库大坝上放风筝，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手放飞。我选择了一只赤锦鲤风筝，一手持线轴一手拿风筝，逆风奔跑，将风筝举过头顶奋力一抛，同时顺势放线，锦鲤便曳着红影扶摇而上。继而抖线调整方向，线紧风筝则剧烈震颤，线松便摇摇欲坠，唯有时时收放有度，方能让它稳稳悬于天际。在众多的风筝中，我的赤锦鲤格外醒目。

看着空中的风筝，我突然感悟：风筝之妙在收放之间，线紧则易折，线松则易失。人生亦如此，唯有张弛有度方得从容。它乘风而上，却从不忘根之所系；心向云端，亦懂得守好分寸，这是最朴素的处世智慧。